

[埃及] 穆罕默德·拉芙阿特

形形色色的 间谍

彭金熬译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谍战小说

中国抗日战争时期
谍战小说

形形色色的 间谍

张金麟 著

中国抗日战争时期
谍战小说

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谍战小说

形形色色的间谍

〔埃及〕穆罕默德·拉芙阿特著

彭金熬译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一九八六·重庆

形 形 色 色

*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(重庆 北碚)

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
江津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3 字数62千

1986年8月第1版

198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3,000

书号: 10405.6

定价: 0.66元

目 录

比利时女郎·····	(1)
谋害蒙哥马利将军的阴谋·····	(5)
意大利“美人”·····	(9)
马赫拉加的“秘密”·····	(17)
一伙间谍就擒·····	(22)
一个女人的遭遇·····	(28)
两位巴勒斯坦姑娘·····	(36)
黄金岛的“秘密”·····	(42)
乌巴巴的水上别墅·····	(48)
萨莱曼老爹的“帐篷”·····	(53)
一百二十天的苦役·····	(60)
四只老鼠落网·····	(65)
间谍与反间谍·····	(71)
吉尤肯达·····	(77)
沉论后的忏悔·····	(82)
朱尔登先生的小屋·····	(87)

比利时女郎

一九四二年。

一个静寂的夜晚，在阿拉曼 *¹ 战役前不久，我奉命带领几名警察，前往开罗一家大饭店，逮捕一名英国疯子。这个英国疯子趁一名叫努里斯卡的比利时女郎洗澡时，闯入卫生间，欲施强暴。努里斯卡身着内衣，在大庭广众之间呼叫奔逃。其他房客立即赶出来，挡住了英国疯子，努里斯卡才得救了。

我们带着疯人肩衣 *² 赶到现场，饭店经理立即上前，告诉我说：“英军宪兵已将疯子带往司令部审讯去了，因为他是英国情报人员。”

负责审讯的军官是我的朋友，我们曾共事多年，私交甚笃。因此，他在审理这一案件的过程中，我便能了解不少的内幕。

原来，努里斯卡和她的哥哥扎努克的国籍是比利时，但他们俩是纳粹间谍。他们以富家子女的身份，以避暑为名周游世界。他们下榻在这饭店时，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，便决定定居埃及。努里斯卡利用她的姿色来诱惑在饭店里居住的英国军官，从他们当中挖掘情报，然后将情报报告纳粹

*1译者注：阿拉曼在埃及亚历山大港西海岸。

*2译者注：是一种专为疯子穿的衣服。

当局。他们传送情报的方法颇为独特，对外佯称有个胞兄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经营一家娱乐场，每周都得邮去一包英、美杂志、报纸，供其兄长阅读消遣，因为在土耳其买不到这类报刊。他们使用的方法是：在报纸的字里行间，利用大头针在适当的字上扎刺标记。那个所谓的胞兄，也是德国纳粹的一位间谍。他收到报纸后，就找出这些作有记号的字，整理出完整的情报资料，然后用无线电报告柏林当局。他们就这样巧妙地绕过了军事检查，丝毫没有引起怀疑。

努里斯卡一直同住在这家饭店的英国情报人员交往、获取了许多重要而详细的军事情报。在英国情报人员中，他们最感兴趣的莫过于莱福尔上尉，因为他常常于开罗英军参谋部和前线指挥部之间往返，传送作战计划和指令。但莱福尔是个兢兢业业、小心谨慎的人，扎努克和努里斯卡对他毫无办法。

阿拉曼战役即将开始时，英军参谋部制定了一套作战方案来阻击轴心国* 的闪电攻势。此时，扎努克和他的妹妹下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来搞到这个方案。

他们打听到莱福尔上尉在星期六晚上将拿到作战方案，星期一清晨把它送到阿拉曼前线。接着，他们又了解到莱福尔上尉通常是把这种绝密文件装入信封，再放在衣兜里，随身携带，时时防护。因此，他们决定伺机窃取。

星期天清晨，努里斯卡邀请莱福尔上尉下午到住处喝茶。莱福尔接受了邀请，并准时上楼，前去作客。他到时，发现努里斯卡兄妹俩已等候在桌旁，便入了坐。努里斯卡赶

*译者注：轴心国系指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阵线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指德、意、日等国。

忙给上尉和哥哥各斟了一杯茶，然后自己也倒了一杯，端在手里慢慢品尝。不料茶杯从她手中滑落，热茶泼洒了上尉一身，弄脏了他的衣服。上尉怕热茶烫伤了身体，连忙脱了上装。努里斯卡连声道歉，顺手拿过上装，说拿到卫生间去擦干净。这事来得太突然，上尉连想都没想到衣兜里的文件，所以也没拒绝。努里斯卡一离开，上尉马上想起兜里的文件，但又不便明说，加上他对努里斯卡本无戒备，只好耐着性子把茶喝完。

不一会，努里斯卡把擦净的衣服拿回，递给了上尉。上尉穿上衣服后，用手摸摸衣兜，觉得兜里的信封还在，也就放下了心。喝完茶后，他起身道谢告辞。扎努克兄妹待他一走，立即收拾行李，准备逃遁。上尉刚步下楼梯，发现受骗上当，马上返回，掏出手枪，对准他们兄妹大声喝道：“两个卑鄙的窃贼，狗特务！你们终于暴露了真面目，胆敢偷窃我衣兜里的信封！你们不交出来，休想从房间里活着出去！”

扎努克冷冷地说道：

“先生，你说的啥呀！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你妹妹偷走了我衣兜里的东西，换了一个塞满报纸的信封来蒙混我。我下楼的时候，已经发现了你们卑鄙的伎俩！……”

“但是，先生，你已经找不到你的信封了，它已经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。”

“你做梦！”

上尉举枪搜了扎努克的身上，也搜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，信封确实无影无踪。

扎努克嘲笑地说：

“上尉先生，只剩下一个地方你没搜过了……”

“什么地方？魔鬼！”

“我妹妹的胸部。”

上尉当即走到女郎跟前，想搜她。她却突然脱了外衣，只穿了内裤，戴着乳罩，冲出房门，在过道、走廊上一边奔跑，一边呼救，说上尉要强奸她。上尉怒不可遏地在后面追逐。一些房客和饭店服务员闻声过来，问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努里斯卡对他们说，她正在卫生间，忘记了关门，这个混帐东西就闯进来想强奸她，所以她拚命逃避。

此时，上尉好似哑巴吃黄连，有口难辩，又不敢道出真相。就这样，人们以为他真的得了疯癫病，对他进行拦阻。扎努克兄妹便在这混乱中仓惶逃离了饭店。

我到达之前，英国宪兵已把上尉带走。我也跟着来到英国情报局。在情报局里，上尉给我说明了事情的经过。

但是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。莱福尔上尉第二天早晨暴毙。据法医鉴定，他是中毒身亡的。据分析，是扎努克兄妹俩在茶中投放了慢性毒药所致。

扎努克和他妹妹就用此法实现了他俩的预谋，并获得了作战计划。因此，英国军方不得不把阿拉曼前线的进攻推迟几天，以便制定一个新的作战方案。

几个月后，当轴心国军队从埃及败退时，同盟国*军队进军利比亚，在利比亚抓获了扎努克和他的妹妹——努里斯卡。那时，他俩正想取道东部沙漠，逃亡巴勒斯坦。经过严刑拷讯，他俩向英国审判机关招供了所犯的一切罪行。

*译者注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指反对德、意、日法西斯侵略的中、苏、英、法、美、等国。

谋害蒙哥马利将军的阴谋

事情发生在一九四二年圣诞节前夕。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军第一次在埃及欢度圣诞节，也是第八军团在蒙哥马利将军率领下，在阿拉曼战役战胜轴心国军队，并迫使其后撤，为胜利而狂欢的时刻。

开罗各大饭店和娱乐场所都装饰得五彩缤纷，英国官兵如潮水般地拥向热闹场所。开罗街头一派节日喜庆的气氛。午夜，我还没离开办公室，突然电话铃响了，是英国情报局赫尔顿上尉来的电话，要我火速去他的住处——一家大饭店。

我一到那里，只听见人声鼎沸，高级军官们个个皱眉蹙额，默不作声。赫尔顿上尉赶紧向我解释道：“有人企图谋害蒙哥马利将军。”然后把我叫到一边，仔细地给我解释说：

“将军在参加了英国大使馆的宴会后，预定今晚要住在这家饭店的，然后明天一早启程去法尤姆，到卡仑湖*畔去度假。今晚七点，将军已经去大使馆了。一个英国军邮士兵来到馆店，送来一小箱‘哈瓦那’雪茄，他是从伦敦坐飞机刚到的。‘雪茄’是将军的母亲送给他的一份圣诞礼物。将军的通讯兵乔尔顿收下礼物，然后送到二楼将军要住的一一八房间。大约过了两小时，一个值班服务员看见从这房间的门

*译著注：埃及北部一风景区。

缝中冒出烟子来，感到事情可疑。他打开门一看，乔尔顿僵死在地上，尸体旁正燃着一支雪茄，火苗已蔓延到地毯。服务员踏灭了火，并将所见报告了经理，经理马上通知了我。据初步勘察表明，箱子中每支雪茄都含有速效剧毒。乔尔顿如果不是喝醉了酒，他决不敢偷尝雪茄，以致送命。这样将军就会因这一暗算而丧命了。”

赫尔顿上尉停了停，悄悄告诉我：“为了预防不测，决定请将军住大使馆。”然后他要求我伴同他一起审问饭店经理和服务员。于是，我们去到了经理的房间，同时去的还有英方高级军官。我们立即开始讯问，结果证明，饭店经理和服务员都是无辜的。这样，侦讯工作便指向军邮处，因为烟箱是从那里来的。我们带着饭店经理去到那里。军邮处已经放假，只有武装卫兵守卫门口。赫尔顿上尉神通广大，不到半个小时就把军邮处的全体官兵召集起来了。我们让饭店经理逐一辨认，没有找到送包裹来的士兵。军邮处处长插嘴说：

“送包裹的叫纳尔逊，他知道今晚要隆重欢庆圣诞节，可他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”

“是谁把包裹交给纳尔逊的？”我们问军邮处长。

“是我本人。六点半他一到，我就直接交给他的，我看见他立刻骑上摩托车，向饭店的路上飞驰而去。”

“是谁把包裹送到军邮处的？”我们又问。

“是我本人。每次航邮班机一到，我们就去机场，为了防止出岔子和事故，总是由我亲自领取包裹、邮件，而且每次回军邮处都有装甲车护送。”

于是，我们只好停止讯问，等纳尔逊回军营后再说。我们离开了军邮处。在路上，赫尔顿对我说：“最大的可能，

是送包裹去饭店的路上出了问题，不是你分析的那样，在军邮处出的问题。……在路上有半个小时，作案的时间是足够的……纳尔逊或者是雪茄放毒的帮凶或者是身不由己……我担心他已遇到什么不幸了。但是，事情明天就会清楚的……。”

一周后，我见到了赫尔顿。他显得十分轻松愉快，一见到我就说：

“我已经逮捕了罪犯，他已经交待了所犯的罪行！”

原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

纳尔逊第二天凌晨四点钟才返回，他显得疲惫不堪。他说，他刚离开军邮处不多远，一辆汽车横在黑暗的街上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他停下车来，后脑顶上马上遭到一记猛击，失去了知觉。当他清醒过来时，发现自己被抛在郊外沙漠的沙堆里，他的摩托车也被扔在一旁。这时，他发现，小邮箱已经不见了。他还说，他没有看见拦路车上有人，也没见到从后面上来打他的人……。的确，他的后脑颅上伤痕犹存，法医鉴定说：“他能生还，已经是奇迹了。把他带到饭店经理面前辨认，经理说他不是送包裹来饭店的人。因此，没有对他提出起诉。

第二天清晨，蒙哥马利将军不顾大家的反对，坚持要去法尤姆度假，他叫大家不要大惊小怪，一切照常进行。除了贴身警卫外，他不同意增派保镖人员。无疑，将军的固执，带有极大的危险性，很不安全，因为谋害他的人，在下毒药的阴谋失败后，绝不会轻易甘休，放过他的。

为此，我马上集中精力，制定了一个十分慎密的、无懈可击的保安计划，单独呈送给将军，并汇报了计划的细节，还说服他接受这一安排。将军批准了这一计划，还授权给我

见机行事。

将军按原定计划一早到达法尤姆。在那里呆了两天，一切都平安无事。第三天傍晚，他按往常的习惯去到卡伦湖畔独自散步。突然，一声枪响，刺破宁空，一颗子弹从他右耳边飞过。我们赶紧从附近隐蔽处赶去。这些日子，我们装做村民和饭店招待员一直呆在那里。这时，将军在黑暗中正同向他开枪的人搏斗。我们到达前，他已用熟练的日本拳法把对方击倒，夺了对方的手枪。

和我同去的人，马上抓获罪犯。我走向将军面前，握住他的手说：“谢尔曼！你干得好，你不但扮演得妙，而且临危不惧，真了不起！”

赫尔顿看到我此时表露出的惊讶神情，笑了：“实际上他不是蒙哥马利将军，而是一个相貌与将军相象的同事。我们经常采用这种方法来保护政治家和司令官，将军根本没有离开开罗。”

“你们抓住罪犯是怎样处置的？”我问。

“他是纳粹间谍，叫法里巴尔德，法国籍，是个老头，却膀大腰圆，很有劲。他在一家外国公司担任副总理的秘书。在这之前，他的间谍活动成功了好几次。这次他却触了礁。他供认，是他挡纳尔逊的去路，并在其头上猛击的。劫走邮箱后，他穿上英国军装，把速效毒药塞入雪茄后，便匆匆送到饭店。我们带他去见饭店经理时，经理一眼就认出了他。”

赫尔逊沉默了片刻，接着说：

“法里巴尔德有一个独生子在德军服役。他儿子在这次阿拉曼战役中丧了命，他为此十分恼火，对盟军恨之入骨，便决定亲自杀害胜军之将、他儿子仇人的上司——蒙哥马利将军。”

意大利“美人”

哈森少校突然接到开罗英国情报局局长的指令：乘下午的火车去亚历山大。在车上跟踪一个男人，并随时将事态发展情况报告亚历山大情报站。

哈森刚要进站，就发现了他要跟踪的人，那人正在车站广场内的书报亭前选购杂志。哈森赶紧躲在一边观察。那人买好杂志，进站上了火车。他买的是软座车厢车票，进车厢后，便坐在靠窗的座位上，开始翻阅杂志。

另一窗户边，坐着一位外籍老太太，背靠在沙发上，在火车开动前，她已酣然入睡了。

哈森跟踪的那个人，身材魁梧，面目狰狞，穿了一套剪裁合适的深兰色西服，戴一顶黑色礼帽，鼻梁上架着一副昂贵的金框眼镜。哈森进入车厢时，他头也没抬一下，好象满不在乎的样子。哈森也从衣兜里拿出一本小书，装出一副聚精汇神地阅读的样子。

火车开动的警铃刚响了过后，蓦然走进一位非常漂亮，身材窈窕的女士，她那双美丽的、大大的蓝眼睛闪烁着光芒，看上去年龄还不到三十岁。她一边找坐，一边用不太地道的法语嘟哝、骂人，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触怒了她。当她在哈森对面坐下后，客气地问道：

“你不是法国人吧？”

“不，我是英国人。”

她转过审视的目光，看看那人问道：

“你呢？先生！”

他略略抬起头来答道：

“我是俄国人，太太！”

“谢天谢地……我讨厌法国人……！”

哈森捕捉住这个了解她的机会，赶忙问道：

“可是……可是你讲的却是法语……”

“是的，不过我是意大利人。他们把我扣留在开罗，好几个小时了，直到我在开罗的居留期满，才在护照上签字，允许我返回亚历山大。我是来开罗探亲的，他们扣留我，使我没能赶上我惯常乘坐的早班车。他们对意大利侨民的监视实在是太严了点。”

说完，头往后一靠，闭上了双目。哈森出神地看着面前这妩媚迷人的美态。

那个俄国人读累了，把杂志往旁边一撂，左手支着头，也合眼睡去，哈森抬头看看他放在行李架上的提包，上面系着一张卡片，清楚地写着：丹姆特里·伊凡诺夫·古姆斯尤金。

火车驶进“达曼胡尔”站时，意大利女士醒了，她又开始对哈森唠叨起来。她先问他叫什么名字，在什么地方工作。哈森说了个假名字，并告诉她：“我是英国驻亚历山大领事馆职员。”她也说，她叫朱法娜·巴勒门波，出生在一个侨居埃及的意大利人家庭，她家住在亚历山大，父亲开了一间汽车修理间，战争一开始就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一起被

捕了。

火车到达塞义德·加比尔站时，大多数乘客都下了车。丹姆特里和哈森也下车了。哈森是不愿下车的，因为在车上同萍水相逢的朱法娜虽然相处短暂，但一路上谈得投机，真有相见恨晚之感。可是，职责要求他跟踪那个俄国佬。下车前，他跟她约定第二天晚上到一家她常去的消夏咖啡馆会面。

丹姆特里雇了一辆出租汽车，哈森也雇了一辆紧紧跟在后面。前一辆车开到沿海“伊卜拉欣”地段岸边的“加里蒂”饭店。哈森盯着他下了车，走到饭店登记处，说了几句话，然后在旅客登记簿上填写了名字，便进了电梯，一个服务员拎着他的提箱给他带路。哈森掉头去到情报站，去见站长苏尔顿上校。上校一听朱法娜的出现，惊讶道：“哎呀！……这个女人是丹姆特里的助手，她比他更狡猾，她的出现把事情搞得更加复杂了。现在我们的对手不是一个，而是两个了。”

上校点燃了一支雪茄烟，继续说道：“哈森，我们的任务是很艰难的。我们驻开罗司令部里的一张亚历山大港湾军用地图被盗了，上面标有防御点和炮位，这张地图是伦敦海军司令部送给我军驻开罗高级军官传阅的。窃贼用一柄双棱匕首从背后戮死了警卫，然后从司令部保险柜里偷走了地图。我们在开罗的情报员查明窃贼就是丹姆特里。他是一个白俄人，一个被苏维埃俄国赶出来的流亡分子。他移居到埃及后，当代售药，以卖医药和医疗器材为生。战争开始后，他与在埃及的纳粹分子挂上了钩，就当上了他们的间谍。丹姆特里挑了一个意大利女人朱法娜做他的助手，他是

在一次晚会上偶然认识她的。大战爆发后，他俩作了好几起严重案子，并且都漏了网。他俩这次来亚历山大，是想尽快地把地图偷运到在利比亚的轴心国司令部去。因此，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。我们必须利用每一分、每一秒，想方设法把地图夺回来。”

“上校先生，你有什么指示？”

“我估计，地图在朱法娜那里，她可能藏在她的日用品之中。你会发现她一定下榻在丹姆特里住的饭店，并且和往常一样住在他的隔壁。你的任务是明天晚上尽可能久地把她留在咖啡馆里。你在晚八点给我来个电话，在得到我的指示前，不能离开咖啡馆。在这段时间，我们将搜查朱法娜的房间和行李。如果我们运气好，丹姆特里外出，我们还可以搜查丹姆特里的房间。不过，他执行这样重大任务的时候，通常是很少离开过房间的。”

“如果丹姆特里不外出，你们怎么能搜查隔壁朱法娜的房间呢？”

“当然不由我们的人进行搜查，而由饭店一位女服务员为我们搜查。”

“难道不可能在朱法娜外出前，她把地图交给了丹姆特里，或者她随身带走吗？”

“我们当然要考虑到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，并对各种可能准备好对策。”

第二天晚上，哈森和朱法娜在咖啡馆见面了。咖啡馆气氛谐美，充满诗情画意，他俩渐渐陶醉在这迷幻的梦境中。朱法娜开始滔滔不绝地向他诉说生活的孤寂和劳困，他听着听着，从内心里油然动了怜爱之心。而且他有生以来第一次